




## 唐家小主

著

如果她是貂蝉，他便是吕布。  
只可惜在各自的信义前，他们都爱得太晚。  
唐家小主倾情奉献，  
诉说一段悱恻缠绵的爱情。

一曲芊芊，爱无非看谁成茧。

名倾天下  
空负卿

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名傾天下  
空負卿

唐家小主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倾天下空负卿 / 唐家小主著. --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201-10779-0

I. ①名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14197号

名倾天下空负卿

MINGQING TIANXIA KONGFUQING

唐家小主 著

---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 
出 版 人 黄 沛  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 
邮政编码 300051  
邮购电话 (022) 23332469  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  
电子信箱 [tjrmcbs@126.com](mailto:tjrmcbs@126.com)

责任编辑 玮丽斯  
特约编辑 李 黎 王 彦  
装帧设计 齐晓婷  
责任校对 曾乐文

制版印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开 本 660毫米×960毫米 1/16  
印 张 16  
字 数 181千字  
版权印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 
定 价 25.80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69)

# 目录

1 0 3   0 7 3   0 5 1   0 2 3   0 0 3   0 0 1

序

第一章 她愿意，且义无反顾

第二章 吾所言，非吾愿

第三章 她挡不住，他坚持的忠义

第四章 风很大，你要去哪儿

第五章 我没有退路，你也是

# 目录

2 2 3    1 9 9    1 7 7    1 5 5    1 2 9

第六章 我们从来都没有第二选择

第七章 一世折磨，至死方休

第八章 这世上从无对错

第九章 我信你，押上我全部的赌注

尾声 从此陌路江湖，山南水北不相逢



# 序



大同十五年间，这块大陆迎来了史上最大的一次灾荒。本是绿叶丛生的春天，却没有一丝生气。漫天黄沙席卷而过，将沉沉死气铺满了本应水流缓缓的河道，好像一切生机都随着那漫天的黄沙消失殆尽了。

临边朝城的灾民纷纷涌入皇朝边境，以求最后一丝生机，但坚硬的灰色城墙将所有的灾民都挡在了城门外，他们只得继续忍受着茫茫无尽的饥渴。

整个冬天都未降的大雪突然而至，连续几日便将整个皇朝全部掩盖，百姓们以雪融水，好似盼来了无尽的甘霖。



她  
愿  
意  
,  
且  
义  
无  
反  
顾

# 第一章



大雪，皇朝南境，虎城城门。

“娘，还有多久才到啊？”

“就到了，你看前面就是城门了，就到了，九儿乖，再坚持一下。”

漫天大雪纷飞而下，一位中年妇人紧紧抱着只装了几件粗陋衣物的包裹，牵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，在雪地里艰难前行。她身后的两对脚印，一深一浅地印在雪地上。而那个被唤作九儿的小姑娘，此时也已神色倦怠，颇有不堪前行之意。

“九儿，你乖乖站在这里，娘去打探打探就回来。”中年妇人眉头紧皱，望向威严的城门，对九儿说道。

九儿站在雪地里，晶莹的雪花点缀着她乌黑的头发，缝满了补丁的棉袄被雪光照耀着，依稀看得出淡淡的清雅花色。

“走开，走开！禁往令早就下来了，走开，走开！”城门守卫神色颇不耐烦，推搡着寥寥可数的灾民，气愤地嚷道。

“大人，您就放我们进去吧，灾荒把我们逼到绝路了，我们进了皇朝，一定会安稳过日子的。”妇人和其他灾民都看着紧闭的城门，不停哀求着，更有甚者直接撞门。

“咚——”

一声闷响，一个全身血斑、衣衫褴褛、正死命撞击着城门的男子，被守卫摔在了地上。随后，守卫们泛着银光的枪戟冰冷地指向灾民们。不远处，九儿懵懂地望着娘亲的方向，却见娘亲所在的人群，被守卫们恶狠狠地推倒在地。

见状，九二立马朝妇人跑去，可积雪深及她的小腿，没走几步，她便被狠狠绊倒。

“娘……”九儿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在这翻涌着的风雪里，几乎被淹没。

她用尽全力想要从雪地里爬起来，可每当她用力地双手撑地时，又立马陷了进去。

就在九儿仰着头，不知该如何挣扎着起来时，城门大开，一声号角响彻天空。

九儿望去，只见城门侍卫皆俯地而跪，嗒嗒的马蹄声由远而近。

“将军出塞，行人避让！”

“将军出塞，行人避让！”

粗犷的男声狠狠捶打在在场每一个人的心上，九儿怔怔地看着径直朝自己而来的乌泱泱的军队，一时忘了做出反应。

灾民们被侍卫摠压着跪倒在道路两侧，人群中的妇人看着大敞的城门，忽然心生一计。她欣喜地朝九儿望去，却见倒在雪地里的九儿正失神地盯着朝她踏去的高大骑兵队伍。

“九儿，快让开！”妇人惊慌大喊。

“闭嘴！”与妇人一起跪在地上的守卫厉声警告。

可妇人却好似没有听见一般，她的视线追随着就要踢上九儿的铁骑队，

起身叫喊道：“九儿，让开！快让开！”

寂静的空气里，妇人扯着嗓子大声嘶吼，可那声音还未将失神的九儿拉回神，便戛然而止。

守卫厌恶地看着被枪戟刺穿胸膛的妇人，小声啐道：“想死还要拉着别人！真是丧气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骑兵队伍后面，是一辆华丽的金鼎马车，锦缎为帘，雕花为窗，里面不过随意一句问话，便有些不怒自威的意味。

“报告将军，前面跌倒了一个女娃。”穿着灰褐色铁甲战衣的将士朝着马车单腿跪下，双拳抱握说道。

他话毕，马车车帘从里缓缓拉起，一位身着银白色战衣，约莫十三四岁的少年，气宇轩昂地弓身而出。

“少将军。”将士见其称呼道。穿过少年掀起的帘子，隐约还可看见端坐在马车中的另一人。

少年闻言点点头，雷厉风行地跳下车，径直走向骑兵队伍前方，然后到了九儿面前。

“你是谁？为何挡我的路？”

九儿看着少年，并没有其他人的忌惮，她只是觉得对方可以帮她。于是，她没有回答少年的话，只是呆呆地将干裂的小手朝他递去。

少年愣了一秒，而后将她从地上拉了起来。

“谢谢你。”九儿感谢道，话音落下，她便要急着离开。

少年却大步拦在了她面前，出声问道：“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！你干什么去？”

“我去找娘亲。”九儿的声音细若蚊鸣，她说完，径直越过了少年。

此时，跪倒在地的人群隐隐传来骚动。

九儿望向城门前黑压压的人群，心急地赶去寻找娘亲，可她刚跑了两步，就又重重跌倒在雪地上。

“你要进城？”少年再次问话，九儿没有回答。

“你真是没礼貌。”少年不快地摇了摇头，对着九儿说道，但又再次将她扶起，“看你这样子定是其他朝城的灾民了。我听爹爹说，我们此次前去，就是去瓦解他们的联盟。而且前段时间灾民在城内闹事，所以王才颁发了禁往令，你进不了城的。”少年自顾自地说着。

九儿有些疑惑地望着他，小脸虽冻得通红，但眼睛却水灵灵的。少年不由得想起先前在府中被自己惹哭的小妹，心中生出一丝愧疚，看着与小妹同龄的九儿，便不自觉地想要照顾她。

少年从腰间取下一块镌刻着“倾”字的羊脂玉佩，塞到九儿手上，说道：“拿着，你慢慢走，别跑了。这块玉佩给你，那个守卫看到这个就会让你进去的。”

“卿儿，你在做甚，切莫耽误了时辰！”马车中忽然传来一声号令。

少年身形一顿，看了九儿一眼，转身离开。

浩浩荡荡的队伍再次启程，九儿呆呆地看着远去的银白战衣少年，手里的羊脂玉佩也被焐得温热了起来。

“啊……杀人了！杀人了啊！”

待队伍从那河道边远去，城门边才赫然响起一声惊呼。

九儿望去，只见原本争先恐后往城门涌去的灾民们正惊恐地朝四处奔散。

九儿似乎心有所感，提步就要朝城门跑去，却忽然想起了刚刚那个少年

的话——你慢慢走，别跑。霎时，她便减缓了步伐。

大雪似有越下越大之势，雪花几乎要掩住九儿的视线。逃窜的人群像避开渔网的虾米，只有她，顺势而上。终于，她看见了娘亲，也看见了一片刺眼的红色。

“娘……”

有什么东西在九儿脑中轰的一下炸开了，她机械般地继续前进，被旁人撞到了也毫无知觉。而当她终于站立在妇人身前，泪水便决堤而下。

“娘！娘你醒醒！”拽着娘亲的衣服，九儿一遍遍哭喊道。她不敢太用力，视线也不敢往那一片红色瞟去。

“真是晦气！都说颁布了禁往令，还往里面冲，不要命！”滴着血迹的枪戟还在守卫手里，他睨了一眼身旁的两人，不满道。

闻声，九儿飘忽的思绪像是终于找到了对焦点，她抬起头，恶狠狠地瞪着守卫，哭得通红的双眼，好似染上了血一般，身上更是散发着她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戾气。

但是她的恶狠狠并没有吓到守卫，她对于守卫来说，只是一个孩子。一个孩子，能干什么呢？

“你少说两句吧，走走走。”倒是另一位年长些的男子有些不忍，拉着被九儿怒视的守卫，劝道。

下过雪的天空，似是笼罩着一层暗黑的薄纱，光线有些昏暗，但足以照亮那刺眼的血色。

“嗒嗒——嗒嗒——”马蹄声伴着车轱辘声，从河道不远处传来，行到九儿身边才停下。

“这孩子怎么啦？”挥舞着马鞭的车夫看到哭哑了喉咙的九儿，不解地

嘟囔道。

城门守卫已经到了换岗的时间，一直被九儿盯着的年轻守卫心虚地朝马车鞠了个躬，然后转身离开。

可他刚走了两步，便觉得衣角被人拉住。他回过头，看见染了一身血色、只到他大腿高的九儿。

“走开，走开！”守卫顿了几秒之后，压低声音道，连忙将九儿的手扯开。

九儿没站稳，一下子倒在雪地上。

“站住！”突然，一声厉喝响起。马车的帘子被人掀开，一袭青衣的男人走了出来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他年约三十，气质透着成熟与稳重，只是脸色偏白，身形也有些单薄。他在飞扬雪花中站得笔直，语气里透着一丝不可抗的威严。

他瞥了一眼倒地的九儿，提步朝守卫走去，余光若有若无地瞟向掉落在九儿身边的那块羊脂玉佩。

听到问话后，守卫似乎有些为难，支支吾吾半天吐不出一个字。忽然，一颗石子直击他胸膛，而后，一个身材健壮的男子从青衣男子身后走出，将守卫一脚踢翻。

“说话！”健壮男子怒道。

“大……大人……那个女人硬闯城门，属下便失……失……手打死了……”守卫跪在那人面前，饶是大雪天，颈间也渗出了豆大的汗滴。他自知禁往令发出后，还可持牌随意进出城门的人定不好惹，于是说话的语气都虚了几分。

“失手打死了？”田忠波脸上带了一抹怒意，“兵不对歹人，却对付手

无缚鸡之力的妇人，你们高大人就是这么调教手下的吗？”

“大人……真的是无意的……况且……”守卫心下发虚，却又好像总是保留着一丝底气，“况且……‘执意闯入城门劝阻无效者，可射杀’的命令……是禁往令里的第一条。大人身为皇朝中人……不会不知道……”

守卫的话还没说完，健壮男子便又是一脚，直击他脖颈。

“贡达，以奴犯尊者，杖打三十，对吧？”田忠波轻声开口。

“是的，丞相。”健壮男子，也就是贡达恭敬地道。

“留一口气给他，然后要高远见到驿馆来见我。”

“是！”

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完，倒地的守门已经傻眼了，连辩解叫冤的心思都没了。

这次，当真是完了！

田忠波将话说完后，便在九儿面前蹲下，问道：“不要害怕，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九儿。”九儿轻声回答，声音嘶哑得厉害。

“哦，九儿啊，这块玉佩是你的吗？”田忠波将地上的玉佩拾起，递到她面前问道。

九儿点点头，接过玉佩，放进怀里，带着哭腔怯怯地道：“大人，娘亲倒在那里许久了，她再也醒不过来了吗？”

田忠波看着稚气未脱的九儿，心里忽然一阵酸楚。

“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的。”田忠波柔声道，看着九儿泛着乌紫的唇瓣，解下身上的锦袍将她包裹严实。

田忠波将九儿抱在怀里，守卫刺耳的痛呼也远远传来。他捂住九儿的双

眼，道：“不要怕，我会帮你的。”

大同二十五年，皇朝京都，听风阁。

圆月高挂，夜有凉风。星朗街上热闹非凡。虽已入夜，可不少逗趣卖艺的小摊前依旧人头攒动，独独街角处的听风阁门前鲜有吵闹。不过门庭前虽清冷无比，入了大堂内倒是弦声入耳，丝竹高歌。

被桌台围绕的水台之上，一位女子正翩翩起舞。她身形修长柔软，白皙光滑的小腿在红袍下若隐若现。悬挂在舞台周围的丝带，更是营造出一股神秘之感。

她墨色的长发随风扬起，虽面纱半掩，可眉眼间的风情依旧摄人心魄。

一曲毕，打扮清雅的姑姑微笑上台，停在舞姿卓越的姑娘身边，然后对着台下说道：“今日团圆之夜，各大公子肯赏脸花高价来我听风阁，实属听风阁的荣幸。今日，我们听风阁将首次开放慕婵姑娘的夜聊时间。既只是夜聊，沁芳也在此希望各位公子明白我听风阁的底线。可否？”

沁芳姑姑话音刚落，便见台下人群轰动，齐声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

“既然如此……”沁芳姑姑说着，轻轻朝左侧点了一下头，随后便见四个身着纯白衣裙的妙龄少女抬着古琴上了台。待古琴放好，她们又走到一旁，不卑不亢地站在了慕婵两侧。沁芳姑姑这才接道：“今日月圆之夜，以曲寄情丝。被慕婵姑娘选中的公子，便有幸得到慕婵姑娘子夜前的时间。”

沁芳姑姑话说完，便见一位头戴金冠、腰缠玉带的男子上了台。虽其长相清秀，可浑身散发的土财气息，让人一看便想止步三尺之外。

“承蒙相让，我先来。”

男子势在必得，没有丝毫谦虚。可就在他认为自己的琴艺高超得无人可

敌时，慕婵却早已将视线转向了别处。

她在大堂四处搜寻着，眼神游离，看似从未停留在某一个点，心中却早有定夺。而在她收回视线时，男子恰巧奏错了音。

男子有些郁闷，但也不敢在听风阁造次，自觉下台。

时间悄悄溜过，台上的人走了一个又一个，就在慕婵摇头拒绝了第十八位显贵公子之后，刚刚被慕婵注意到的那个身影才慢悠悠走上了台，说道：

“既然大家都露了一手，不如，我也凑个热闹如何？”

那人眉如远山，眸如雄鹿，浑身透着一股贵气。他站在慕婵身边时，连带着慕婵都变得不凡了起来。

“小生于宁恒，承蒙好友推荐，才得以一睹姑娘风采。”于宁恒说完，嘴角浮起一抹微笑。他虽话语不羁，却不显轻浮。

于宁恒跟慕婵打过招呼后，便坐在了古琴前。他收起眉眼间的笑意，轻抿双唇，骨节分明的手抚上琴弦，随后闭眼凝神。

一开始，琴声悠扬，空灵如仙物。慢慢地，弦声渐大，如雨滴敲打房梁。紧接着，又如诉如泣般肝肠寸断。最后，曲调再次缓了下来，如同看破了红尘往事之人，心中只剩释然。

一曲结束，偌大的听风阁内鸦雀无声。而后，雷鸣般的掌声轰然而至，无论是显贵公子还是文人墨客，无一不佩服至极。

“这天下，万里琴音公子的琴技当属第一，可今日看来，于公子也颇有些世外高手的风范。”

“是啊，刚刚鄙人当真是班门弄斧了。”

“各位过奖，万里琴音公子于我，乃是雄狮对蚂蚁，比不得。”于宁恒摆手摇头，做足了谦虚的样子。